



心似一朵妙蓮花

——基隆蓮法寺落成典禮講稿——

木 如

一、蓮花佛國

在基隆海港的基地上，又建築起一座精緻精美中西合璧的蓮法寺來，絳是輝煌燦爛。今天為該寺舉行落成典禮的一日，供佛奉僧，禮懺誦經，聚僧俗於一堂，納雅素而同賞。並蒙本市佛會理事長文印和尚約我來和各位演講，結個法緣。我本人很覺興奮，深盼人各覺悟自心，反邪歸正，漸漸的把這很小的一座蓮法寺擴充轉變而為一個清淨純潔的蓮花佛國，容納些正信的學佛人士來發榮其本有的覺悟性之蓮花。

二、蓮即是法

有人說：為什麼要叫做蓮法寺？不免有點欠通。粗看來，蓮法的兩個字是不很有聯繫性；然而拿佛法的釋名的六離合釋說來，却也不是不可通的。蓮和法離開來是兩個名詞，合攏來是一個法體。蓮是一種植物，生長在六月的湖水當中，根下長藕，莖上生葉，並穿出蓮花來。法是萬物的總稱，具有任持自性軌生他解的含義。蓮是萬法之一，也具有法的含義，一方面，他是泥水中的植物；一方面，他能任持着他自己的這一種植物性而能使人辨別得出他是一朵蓮花，就因為他具有這兩個條件，所以說蓮即是法。這是六離合釋中的持業釋。

三、蓮花幽趣

植物本有天然的美麗性，嫩綠可愛。你看：陶淵明愛菊，林和靖愛梅，孟浩然踏雪尋之，周敦頤愛蓮；這都是花木別有一種幽趣，他能啓發人的心性，開拓人的胸懷，移人的稟格和神奇寄託到富有詩意和藝術的至高境界上去纔能吸引高人雅士的不能忘懷於他的啊。文人戀慕了他，就能擺脫俗塵，不被社會惡習所薰陶，煙花酒館無他分，而能清潔其身伸張正義的。在花之中，尤其是蓮花的品格更為俊傑，學者所以把他叫做君子，真是在污泥而不染了。

蓮花在佛教尤有特殊意義。不論那一尊佛都坐在蓮花臺上，固然蓮花最清淨的物品宜乎供佛所住，但也表示着佛是世出世間最清淨而尊貴的人品呀！我們學佛的人，對於這蓮花的佛座就必需心嚮往之。十六觀經中的蓮花寶座觀，就是佛啓示我們，教我們要以蓮花為所生處和住處。怎樣才能生住到蓮花中去呢？這不但是詩人怡情適性的景況，勢必要起深刻觀想的修持，意識和蓮花打成一片，似膠漆粘縛着而不能割開，如此全副精神貫澈到蓮花上去，他日臨命終時，就不會被邪妄的雜念所乘入，自然而然的蓮花要為其依托處的。

佛國的蓮花格外具足幽趣性，不僅像人世間的蓮花開得肥大而像對人陪笑臉的神情，他是別具清高的品格，亭亭直立，葉大如傘，花朵好比車輪，色有青黃赤白的殊異，光亦如之。人間蓮花祇有顏色，那有光明呢？十六觀經中的樹池花座，描寫得淋漓盡致，雖神仙境界恐亦不能比擬。小本彌陀經用微妙香潔四字來形容他，——蓮池疏鈔曾作精詳解釋——也就够形容西方蓮花的幽趣了。修蓮花觀者請詳大小本彌陀經。

四、心如蓮花

蓮華在佛法中曾把他比喻到妙法上去的。妙法大概不出一個心字的範圍。比方：最單純的內圓心也似乎一小朵蓮花。蓮花又是矚然潔白的物品，這便好像良知良能的靈性。瑜伽施食集云：『菩薩思惟有情身，各具覺悟之蓮花』，這便證明了眾生的蓮花性的心體上是有聰敏覺悟性的。再者，佛法最高至上一乘圓教法中，主張即心是佛；天臺所謂吾人當下一念介爾之心，具足三千性相；禪實不二，生佛平等，這種最上乘的妙法也需用蓮花來譬喻他的，所以叫做妙法蓮花。

蓮花怎樣說是個眾生的心呢？

一、花含蓮蓄——法相唯識宗說：我們眾生的總體叫做第八識。世間的山河宇宙和人生的肉體精神皆從這總體的心變現出來的，這和人間變把戲的人變出許多草木珠寶是一樣。這心怎樣會變的呢？原際萬法的功能性皆寄藏在第八識中，這功能性在未發發現象時，還在識中熏習不斷，這叫做種生現。如其功能從那識中變起相狀來，就叫做種生現。由現而復熏成種；由種而復生起現，循環不已，因果不滅了。即因種現相熏相生的關係就有了所謂「變」的作用，由轉識善惡無記的三性的現行熏增第八識中的種子叫做因能變；由等流異熟的兩種習氣轉變成八識的種種相來，換句話說，等流習氣轉變成八識自身的體相，異熟習氣可以招感來生的總別報的，這就叫做果能變了。

根據唯識的理論約略說明了心怎能變出萬法的道理了。現在再敘一下花含蓮蓄吧：當荷花兒打起來，還沒有開放着，那荷花中自然含蓄了一個蓮蓬的。蓮蓬比如第八識中的種子，荷花好似種子生的現行。法相宗的種現同時說，恰如花含便是蓮蓄時是一樣的了。我們這總體的第八識，無始無終，今生現起了我這個人生，來世還不知道變箇什麼，雖然如此，但來生的業因（種子）和果體（現行）的雛形已經就在第八識中醞釀着，待將來的因緣成熟時自然會顯現出來的。當蓮蓄花含尚未成熟時，固需稍待時日才會開放；一到了天時要成熟他，自不能阻礙他的開放的生機。

二、花蓮同時——法相宗多從有漏的凡夫心上來說法，法性宗就偏重於無漏的聖人心上來說法，這花蓮同時的理論，現在要拿法性宗來說明他了。花可比譬眾生心；蓮可喻如佛心。生佛的二心怎可同時而有呢？起信論說，生滅與不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黎耶識。楞伽經云，阿黎耶識名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如大海波常不斷絕。攝大乘論說，開熏習寄在賴耶識中，與彼和合俱轉，猶如水乳。這都是花蓮同時生佛平等的理論。

法性宗中天臺家格外說得透澈。他就在衆生心上直顯性體；華嚴家也說心體大包法界，無欠無餘。天臺怎樣說呢？凡夫的一念心體上，完全具足天、人、修羅、畜生、地獄、餓鬼、聲聞、緣覺、菩薩、佛的十法界，十界互具十界成爲百界，每界具十如是，因此成爲百界千如。現在再舉出佛界十如是中的前幾條來說吧：如是在再佛是由於本具的靈明覺照的種子而發生出來的。如是緣：佛是由於多生培植福慧親近知識的助緣才能成就的。如是果：佛由具足因和緣的兩種條件，便能獲得了二死永亡的二殊勝果。如是智：由得勝果，便能得到常樂我淨的大自在的報應了。佛具十如是，例比其餘九界也是如此。天臺家的妙法，妙在那裡？妙在凡夫心諸佛心不增不減。妙在當下生心即是佛心。妙在善法不滅惡法不生，善惡同一心性，所以說諸佛不斷性惡。換句話說：妙在那裡？妙在花蓮同時，花是權乘，蓮是實教；花中含蓮，蓮上有花；權中有實，實上是權，就因這花蓮同時的權實平等，所以說是妙法蓮花。

三、花落蓮成——在理性上生佛是平等的，可以說是花蓮同時；在事相上，凡夫還是凡夫，聖人到底是聖人，否則的話，我們具縛的凡夫，自命爲無漏的聖者，不是犯了大妄語戒嗎？事相上既有差別，這便要談到花落蓮成——即是聖凡迥異——的理論了。荷花一瓣一瓣的掉下地去，那花中挺挺矗立的一株蓮蓬才能高高獨展的直升

上去哩！我們衆生心上的妄染要一點一點的洗滌完了，那圓光炯炯的潔淨佛心才能灼照大千世界。不過在未成佛以前，還有許多的階級，甚至要經過人、天、聲聞、緣覺、菩薩的歷程，才能抵達於佛的地位。在這許多的歷程中，都可以前位叫因花，後位叫果蓮，如人爲因，天爲果，人天爲因，二乘便是果，由此可知五乘法中都有花落蓮成的意味。要在究竟立場上來說，當然要指四十一品的無明因花斷盡了所證得的妙覺蓮果了。要想達到花落蓮成的目的，就要修因，修因而後能證果。究竟怎樣修因證果呢？

五、修蓮花行

法華經中將三乘比喻三車，這是從運載和濟渡的功用而分出他地淺深的程度的。因爲羊車只能運載一兩個人抵達目的地。鹿車的功用較勝，他能運載較多的人。大白牛車力量很強，他能裝運極多的人。因而把羊車比譬聞的自利；鹿車比譬覺的自利而兼能利人；大白牛車，則比譬薩的廣利一切衆生了。現在我重用一个比喻來說果位的不同，不從濟渡功用上來區別其程度。蓮花的好比二乘，大型的好比佛菩薩乘。我們如能修五戒十善法就能不墮三惡道，造成人天乘的小型蓮果；如能深觀因緣生法，就能斷除有漏人天的因花，顯現出二乘的中型蓮果；如能廣修六度四攝，就能殄滅枯木死灰的二乘的因花證得菩薩乘大型蓮果的。其貴呢：五戒十善法，觀因緣法，六度四攝

法，都可叫做蓮花行。因爲這些法都是清淨的。蓮花以不染爲義，戒善等都是不染的，所以都可說是修蓮花行。要談到究竟的蓮花行，只惟有純修一佛乘法，如天臺家之三諦圓融觀，楞嚴經的堅固大定等，纔能免其煮飯蒸砂之嘲諷。還有修蓮花觀者，即如密宗淨土宗的修法，也可叫做修蓮花行。

他如裝廳作怪，用一種有所得心而作修行，比如，想得神通，想得貨利，想怎樣怎樣，都不是清淨的蓮花行。甚至實道謀財，面上修道，心理上還在名位權利上用功夫，那就更加不值一笑了。

六、說蓮花法

修蓮花行是自利，說蓮花法是利他，如不自他二利的分頭併晉，是不能完成佛法的。所謂自未得渡先渡人者是菩薩發心。怎樣叫做說蓮花法？蓮花儘管生長在濁土中，却不被其沾染，而能清白鮮潔的。我們學佛的人，身居在名權利鎖的塵寰中，要好自爲之的善爲說法，要跟馬鳴菩薩學，他造起信論的因緣總相，是爲衆生離苦得樂，並不求個己的名利恭敬。如是要想博得自己的榮譽和利祿來替人說法，那便是有染污心的說法，也就不說蓮花法了。

說那清淨性的蓮花法也需要有純潔的態度。要以大悲心爲出發點，因爲衆生苦，所以我要說法來救他。純粹出於這種心，別無其他用意。就因爲如此，就要學柳下惠的女人坐懷不亂；否則，能說不能行，反給人的口食，所謂說到一丈，不如行到一尺。又要學柳下惠的一聖之和者，儘管袒裋裸裸在他的旁邊，他還是油然自樂的和他的攀談大道，並不覺到那裸體或破衣者是會污淨他的。菩薩若是遺棄苦惱的衆生，那就不像清淨性的蓮花，却又缺乏了大悲性的覺悟心。

說些什麼蓮花法呢？說善說法，說六度，說四攝。這都是些清淨性的蓮花法。要是究竟的說法，就要學釋迦牟尼，他說了四十九年的法，最後會權歸實，融三爲一，暢顯生佛平等法性，指示衣裡明珠，不使人當面錯過，自心即是妙法蓮花。

這蓮花法，過去諸佛已說，現在諸佛今說，未來諸佛當說，我等佛子也應該學了說說。

二十年前，決心修淨土，發往生安養願，獻詩供奉 阿彌陀佛像，以自策勉。今衰鬢已斑，而淨業不進，因錄其詩以誌過。

方 倫

釋迦垂教虛言，萬劫難聞方便門，舌本却纔持佛號，蓮池修已長靈根，操心應懷三塗近，殘喘能知幾日存，報體不堪支衆苦，縱橫涕淚喚慈尊。

娑婆堪忍劇堪哀，好對家烟禮懺來，澄靈思潮期作鏡，拋殘影事任成灰，三經諄說西方國，十念能登勝品臺，拚取臨終彈指頃，心花眼界一時開。

始勤終懈最須妨，萬德洪名死未忘，肯向人天求欲樂，但憑心口作資糧，應施勒馬懸崖智，莫到亡羊歧路鄉，蝟骨如山草如海，霎時全現法王光。

無量光明攝有情，黃金爲棟玉爲楹，妙花堪作清晨供，樂土從無惡道名，七寶行林聞鳥語，一池德水長蓮英，憑君莫問家何處，過此西方十萬程。

四十一年十月一日